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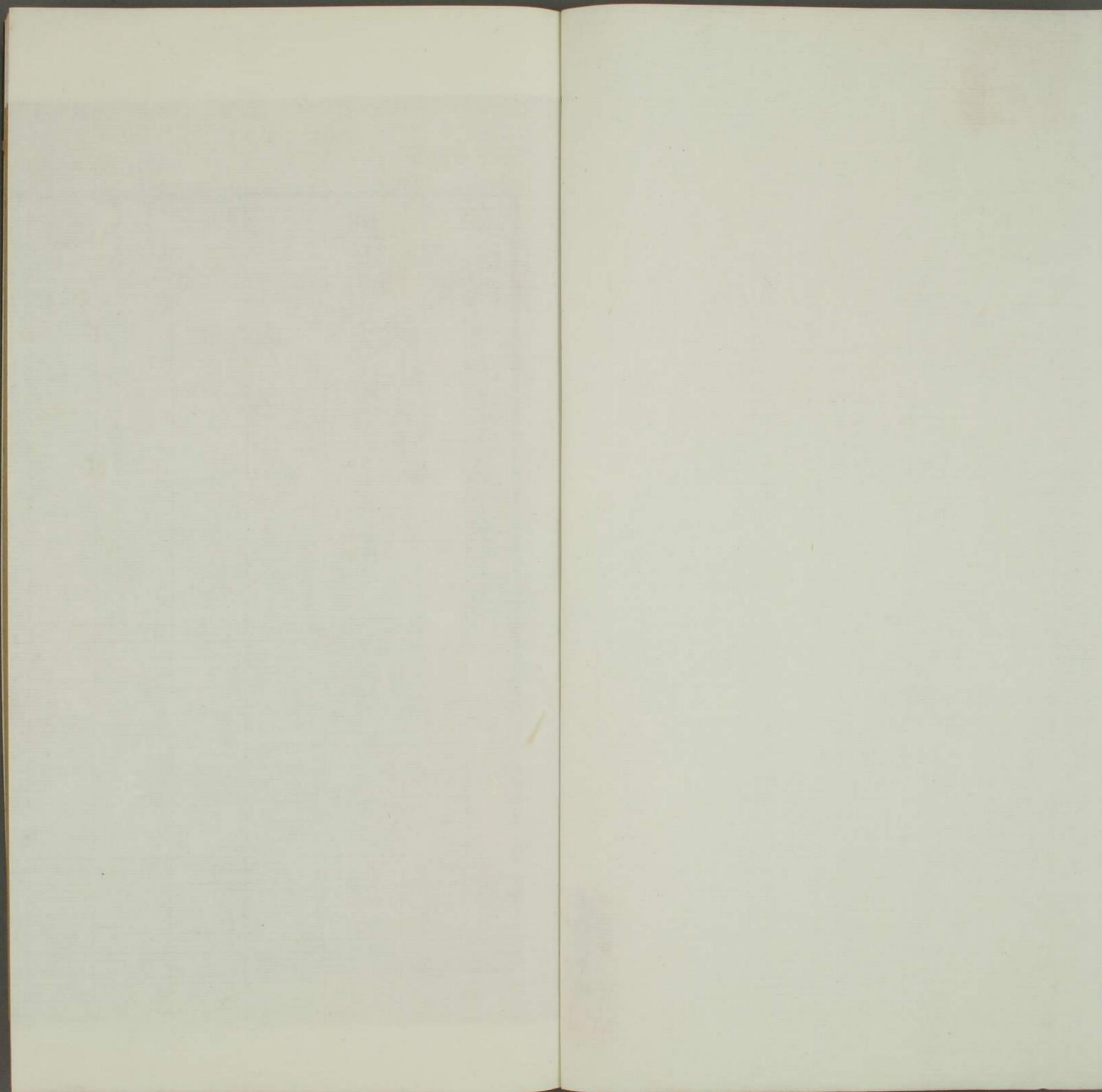
特別
18
3412
7



待

門 八 18
號 3412
卷 7

昭和五年一月六日寄
近藤潤治郎氏贈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樂府

關山月

王贊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曲之一也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齊賢曰吳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天山在唐

西州交河郡天山縣宗慤曰願東長風破萬里浪聲歌曰長風萬里舉玉門關在唐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北天山至玉門關不為太

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耳非以天山為度也王贊曰漢書霍去病遂至祈連山顏師古曰即天山匈奴呼為祈連蒼茫雲海

見一卷註漢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

昭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

齊賢曰史記韓王信降匈奴引兵至晉陽城下高祖往擊之先至平

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四十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徐廣注平城在

鴈門唐書哥舒翰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後築龍駒鼻吐蕃不敢

近青海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十五里王贊曰括地志云朔

州知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

漢書匈奴傳云匈奴高帝於白登七日也服虔云白登臺台去平城七里唐哥舒翰傳蘇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嚴助傳
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

此夜嘆息未應閑齊賢曰恨賦曰遷客海上流戍龍陰曹子建

思東歸曹植詩盛年願房室中夜起長嘆潘岳詩撫琴長嘆息

獨漉篇齊賢曰恨賦曰遷客海上流戍龍陰曹子建

婦悲嘆有餘哀邑一作色閑一作還王贊曰史漢高紀士卒皆歌

思東歸曹植詩盛年願房室中夜起長嘆潘岳詩撫琴長嘆息

做規擬持古詞為父報仇太白則為國雪恥耳今錄古

詞于題下曰獨獨祿祿水深泥濁尚向天射惜其中

營營雙鴈游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

風遙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床低幃誰知無人夜衣

錦綉誰別偽真刀鳴前中倚

床無施父究不報故活何為

音鳴則響弓阮籍詩黃鶴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落葉別樹飄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灣弓向天射惜其中

道失歸路水深殺我灘盧谷切古詩越鳥巢南枝王贊曰曹植詩

妾若濁水泥孟子越人彎弓而射之左思吳都賦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灣弓向天射惜其中

道失歸路水深殺我灘盧谷切古詩越鳥巢南枝王贊曰曹植詩

妾若濁水泥孟子越人彎弓而射之左思吳都賦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灣弓向天射惜其中

道失歸路水深殺我灘盧谷切古詩越鳥巢南枝王贊曰曹植詩

妾若濁水泥孟子越人彎弓而射之左思吳都賦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灣弓向天射惜其中

道失歸路水深殺我灘盧谷切古詩越鳥巢南枝王贊曰曹植詩

妾若濁水泥孟子越人彎弓而射之左思吳都賦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灣弓向天射惜其中

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

月直入無心可猜齊賢曰南史四王傳洛葉何時還傳玄詩落

葉隨風摧謝惠連雪賦曰從風飄零蘇子由

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葉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

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王贊曰宋玉風賦躡于羅帷經于

洞房鮑照詩羅帳空卷舒江淹詩明月入綺窻

鮑照詩願隨明月入君懷左傳曰耦俱無猜

雄劍掛壁時時

龍鳴不斷犀象繡澀苔生國恥未雪何由成名齊賢曰

列士傳

曰眉間尺者眉間開一尺楚人干將鑄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

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鑄邪鑄為雙劍三年

乃成劍一雌一雄鑄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王問

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王怒收鑄邪殺之眉間尺因殺

楚王王子淵頌曰水斷蛟龍陸剽犀兕王贊曰王子年拾遺記顛項

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指其方則刻未

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唯沈吳

江裏雄飛入楚城世語王子喬有一劍傳空中作龍鳴虎吼徑飛天

上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陸斷犀象未足稱

神鷹夢澤不顧鳴

為為君一擊鵬搏九天齊賢曰左傳楚子田于江南之夢許

慎注湘南子曰九天八方中央也王

贊曰幽真錄楚文王少時雅好射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

一鷹曰非王鷹之鷹其殊常故為獵於雲霧之澤毛群羽族爭

為為君一擊鵬搏九天

為為君一擊鵬搏九天

為為君一擊鵬搏九天

為為君一擊鵬搏九天

隨其搏此鷹獨睨日之瞻俄而雲際有一物翔如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使身離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曷邊有黃泉莫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此詩比與之意謂士之用世則當為國寧取立大功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

海求仙之事以通諷諫耳

王贊曰此題樂錄及解題並無前聞太白此詩不過引秦皇漢武巡

登高丘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

齊賢曰魏文帝十五歌曰

登山而遠望列子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蓬萊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根無所連着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況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王贊曰登高望遠見一卷註宋玉賦高立之阻陸雲九愍悲鄂曰登高立以遐望見思遊處之淹留扶桑半摧折

白日沉光彩

齊賢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王贊曰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將始行是謂朏明王粲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江淹賦曰日下璧

而沈彩銀臺金闕如夢中秦皇漢武空相待齊賢曰郭景純遊仙

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注齊威王使人入海求方丈蓬萊瀛州此三神山者神仙及不死之藥皆在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王贊曰東方朔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之治處也史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史孝武本紀李少君言於上曰祠龜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人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龜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居父之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精衛費木石龜鼈無所憑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

漢武帝葬茂陵劉向傳曰始皇

精靈竟何能

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帝葬茂陵劉向傳曰始皇

天火燒其藏椁漢高紀項羽掘始皇塚收其財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五陵取玉押金鑲張子限七哀詩珠押離玉體

齊賢曰博物志有鳥如鳥之首白冢赤尺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嫫遊東海溺死其神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士贊曰

沐異記昔炎帝女嫫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龜鼈以為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

方駕龜鼈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大白詩蓋祖江淹賦也君不見

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

秦皇漢武空相待

景純遊仙

齊賢曰郭景純遊仙

齊賢曰郭景純遊仙

珍寶見剽虜士贊曰本紀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錮而致樽宮觀百姓奇器珍怪遊藏滿之漢武帝建元二年置茂陵邑後葬茂陵虞世南諫山陵厚葬書曰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又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後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漢劉向諫厚葬疏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算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坐宇牲牲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窮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

陽春歌任贊曰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
長風披香殿前花始

紅流芳發色繡戶中齊賢曰西京賦後宮則有蘭林披香任贊曰香發越注云長安有披香殿曹植洛神賦曰後宮則有掖庭椒房披流芳播岳詩流芳未及歇鮑照詩曰文牖綺戶垂羅幕繡戶中相

經過飛燕皇后輕身舞紫宮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
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齊賢曰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

揚叛兒王贊曰樂錄揚叛兒亦曰西曲揚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曼隨母入內及長

君歌揚叛兒妾勸新豐酒齊賢曰九域志新豐故驪戎國在

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暑

作新豐移諸故人會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

也高祖少時常祭社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

後舊社衢巷棟宇物多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
雞鴨於通途亦競謂其家其匠人胡竟所移者皆悅其似而德
之故競加賞賜月餘致累百金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

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曰魏志張鮑傳呂布自稱徐州刺史太祖征布與糜下登白門樓
兵圍急乃下降即此地阮嗣宗時良辰在何許古揚叛曲暫出白門
前揚柳可藏鳥權作沉水香農作博山爐漢故事諸王出閣則賜博
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曰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象
海之四環士贊曰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作九層博山
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陸機詩曰輕舉乘紫霞

雙燕離

士贊曰琴操三十六
雜曲中有雙燕離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總繡

戶長相見願為雙飛燕玉樓十二鮑照詩文煥繡戶垂羅暮魏

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

王宮吳宮又焚蕩離書業亦空梁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
以香極為之太初元年栢梁臺災虞氏家記吳白門閣廬作至秦始
皇守宮使燭燕窟失火燒宮而此樓故存士贊曰栢梁臺師古曰

天火曰災吳宮燕見三卷註惟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

傷我寸心中齊賢曰謝靈運詩羈雌戀舊侶南史王整之姊嫁
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戶有

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脚為識後成此
燕果來猶帶前縷女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
不忍復雙飛士贊曰逸詩云無棄惟惓惓南子曰童子不孤寡婦不
孀高誘曰寡婦曰孀漢李延年詩佳人難再得謝靈運詩寸心若不
亮毛詩我心憂傷此篇其太白自嘆之作乎首四句是喻其待詔金
鑿得幸時也栢梁失火去喻遭讒及還時也中三句喻後永王璘璘
敗以累遭責時也未四句是白嗟嘆之語謂放逐之餘
思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

士贊曰樂府勸酒七
曲其一曰山人勸酒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士贊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蒼劉公幹詩珍
木鬱蒼蒼左思詩落落窮巷士綺皓乃商

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虛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
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暉暉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出遠吾將安歸駟馬
高蓋其慶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
而拜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春風爾來為阿誰胡

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
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士贊曰張景陽詩曰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

南園楚辭何所獨無芳草高共神山傳伯山甫在華山精思服餌不老以藥與外生女服時年七十稍還少

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曰各守麋鹿志不知老之將至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恥隨龍虎爭欵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

彼翁羽翼成王如意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

顧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固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名各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嗔啼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士贊曰孟子舜君深山之中與鹿豕遊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警酒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

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辨命論曰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班固答賓戲曰於是七雄渡關分裂諸夏龍戰虎爭傲起宇見北史崔浩傳云宋武帝祖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傲起納其真使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也

歸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酌巢由洗耳何獨清

浩歌望高嶽意氣還相傾

齊賢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冢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堯父臺士贊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試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取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楚辭眾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東漢吳僕傳意氣自若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此意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為哉大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快惠妃女婿楊洵揣妃旨伺太子短譚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誦書王美以探妃意妃里之二十五日宮中有賊瑛瑤瑒與妃之兄薛蘭謀惠妃使人誘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

請服以兵入太子殿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何以所宜帝意決乃詔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為崇因召巫祝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崇亡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關庭或遣問政事徒耳高談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未旬日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歟其意微而婉矣

于闐採花

王贊曰樂錄于闐採花者蕃胡四曲之一太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思張九齡雖遣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規意皆自國風中來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

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名姝胡中無花可方比西域傳

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住西海竟寧元年匈奴請督漢氏元帝以齊國王襄女名嫫字昭君妻之單于大喜石季倫王明君序王明君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王贊曰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賜單于單于大喜乃上書願保塞江淹賦曰無色類之可方丹青能令

醜者妍無鹽翻在深宮裏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

承賢曰西京雜記曰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醜好老少必得真元帝宮人頗多當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於畫工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形狀後匈奴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為人極醜皮膚若漆行年四十嫁不售齊宣燕於廟臺無鹽詣之召見為陳四始王立拆廟臺拜無鹽為后離騷曰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故叔七發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王贊曰楚辭朱唇皓齒豐肉微骨媻目宜笑蛾眉曼只又美人皓齒嫋以窈此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瞶借聽於人而賢不肖易置者讀之令人感歎

鞠歌行

齊賢曰王僧虔技錄有鞠歌行陸機序僕宮閣下含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王贊曰王僧虔宴樂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太白此詞始則傷士之遭讒廢棄中則羨乎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况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

多連城白壁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刑

足鬼齊賢曰漢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白頭吟玷白信青蠅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中獻之

石也則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璞哭於楚山下王使玉人理其璞

而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尹文子曰魏有田父得玉徑尺不知玉棄之野鄰人盜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敢賀天子得天下之寶王問其價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三郡聊可一觀王立賜獻者食上大

戚夷吾因小妻

齊賢曰通鑑外紀曰齊桓公郊迎客齊成飯牛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彈短布單衣適至辭從昏飯牛溥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與語大命後車載之賜衣冠

聽曲知審

齊賢曰通鑑外紀曰齊桓公郊迎客齊成飯牛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彈短布單衣適至辭從昏飯牛溥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與語大命後車載之賜衣冠

與語大悅遂授以政管仲字夷吾願上人論語管氏有三歸王贊曰管仲之妻也審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審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審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情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情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情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變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駸駸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審戚審戚曰浩浩乎白水

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邪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審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審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情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薊莪此之謂也須曰桓遇審戚命管迎之審稱白水管仲憂疑妾進問焉為說其詩管喜報公齊得治云云

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

齊賢曰晉滅虞虜虞君與百里奚後為穆姬媵於秦奚亡走死楚鄙人得之秦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楚以不與以五羖羊皮贖之穆公釋其囚與語大悅授以國政史須賈曰不自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曹植詩君如清路塵妾若濁水泥士贊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穆公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天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為上卿史伯夷傳曰閭巷之人砥名立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也哉

朝歌鼓刀叟虎變磻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

平生渭水曲誰識此老翁

齊賢曰之域志朝歌諫衛州紂所都唐汲郡淮南子曰太公之鼓刀

磻石在鳳翔府魏縣東南十八里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毛
詩閔宮曰遂荒大東注荒奄也士贊曰史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
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
釣好周西伯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雉非羆所獲霸
王之輔於是周西伯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實是邪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
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
營丘正義曰括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
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即太公釣
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迹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
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迹猶存
是磻溪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呂望年七
十釣于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念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
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
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
異楚辭天問呂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又思美人呂望屠
於朝歌尚書大傳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尚釣得王
璜刻曰周受命呂佐符子曰太公釣隱磻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
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解
而釣仰詠俯吟及暮而釋竿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奈何今之
人雙目送飛鴻士贊曰潘岳詩命也可奈何管子法法篇桓公
在位管仲隱朋見立有間有二鵠飛過桓公嘆
曰仲父今彼鵠鳴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唯
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嵇康詩目送飛鴻手揮五

絃此詩蓋深嘆今之人無知人之墜卒之無可奈何唯有目
送飛鴻以寄興耳太白負才而不用於時豈亦有感而作乎

幽澗泉

（士贊曰）樂府幽澗泉者
山水二十四曲之一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

齊賢曰琴譜有
幽澗泉曲書曰

昔人祥之日常彈素琴素琴陶潛不解音聲工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
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士贊曰江淹賦獨酌夕引素琴晨張嵇康詩習
習谷風吹我素琴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歷似千古松聰聰兮

我素琴萬尋（士贊曰）楊雄解難曰絃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琴
欲下聲顏延年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江淹山中楚辭

風颺颺兮木道寒盧思道
納涼賦曰動颺颺於翠帳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

木而長吟客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齊賢曰）

曰嵇叔夜琴賦曰紛淋浪以流離士贊曰江淹賦弔影慙鬼吳都賦
掖父哀吟禪子長嘯楚詞坎壈方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尸子曰曾子

每讀喪禮
淚下霑襟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於妙

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士贊曰）詩大序
情發於聲

田賦彈五絃於妙指此謂澗泉松風之
聲猿鳴客愁之狀皆寫於琴聲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

王贊曰樂錄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清商曲七曲之一也按文選石崇樂府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

齊賢曰唐沙州壽昌縣西北有玉門關蔡琰胡笳曰天無涯方地無邊王贊曰玉門關見前住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

王贊曰陶潛詩素月出東嶺鮑照詩君不見

城上日今暝沒盡去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更然一去永滅入黃泉大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有東升之時若明妃之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

黃金在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齊賢曰燕支山及圖畫並見前注漢書呼韓單于既

死子達立昭君謂達曰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單于舉國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塚獨青士贊曰燕支山名見後幽州胡馬客歌注詩云嶰首蛾眉逸詩無棄蕉萃漢書匈奴傳嚴尤曰胡地沙鹵多之水草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磁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曰士贊曰胡地見前註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

士贊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名材人天子內官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太白蓋即其題而賦之也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

絕世人

齊賢曰孺子宮人也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華陽夫人曰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士贊曰李延年妹事見陽春歌注

桃李出深井花豔驚上春一

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

齊賢曰程公罷廷尉實客皆去書其明曰一賤交情乃見士贊曰選

樂府南國有佳人容華笑桃李江淹賦羅綺綺芳嬌上春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亦貴齊賤

芙蓉老秋

霜團扇羞網塵

齊賢曰王逸楚詞士芙蓉蓮華也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班婕妤好扇詩曰裁為合

歡扇團團似明月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張華詩玉臺生網絲王齊曰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歲暮寒鴛及秋水落芙蓉李善注云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樂略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或云珉與嫂婢謝芳有情嫂鞭撻過苦婢善歌而作此曲其辭曰團扇復團扇持許自燕面惟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入春市萬古共悲辛

任贊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髮衣赭衣令春

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願欲倚汝子邪廼召趙王使人持鸞飲之還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荆州歌

任贊曰樂錄都邑二十四曲有荆州樂又有荆州歌注云今荆南府也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荆州麥熟滿成

蛾絲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柰妾何

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築

宇記曰豔頰堆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在州東一里水淺石屹然露二百餘尺夏水漲設水中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唐志在夔府本荆州南郡有荆門縣撥穀布穀項羽歌曰盧芳虞為李若何王贊曰撥元和志白帝即夔州城所據與赤平山相接初

公孫述殿前并有白龍出因號白帝山寰宇記曰公孫述據蜀土自稱曰白帝更魚復曰白帝城南都賦云白鶴飛方爾與緒翰曰猶蠶曳絲緒而相連者也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任贊曰雉子班漢短

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洽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禽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按吳兢所引古辭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飛來從雌視以為始作之辭然樂府之題亦如古詩題所謂開雌雉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初無義也後人即物即事而賦故於題有義據此古詞無雉子班之語往往雉子班之作復在此古詞之前吳兢未之見也如吳均可憐雉子班又後人所作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嗟伊振迅欲飛
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趨悍誰能爭乍向草
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

齊賢曰樂書梁二朝樂有車輪折胠伎辟邪伎青紫麗伎吳均雉子班曰可憐雉子班羣飛集野向潘岳射雉賦說羣之雉擅場挾兩注逸羣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宋玉風賦曰此大

王之雄風莊子畢維十步一啄百步一鈞西京賦橋悍號豁射雉賦
厲耿介之專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拾遺錄曰魏禪晉之
歲北閣下得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為籠置之宮內王質曰楚辭卜
居喔伊嚶嚶潘岳射雉賦越聲凌翠飛鳴薄廩老子云天下莫能爭
也南史劉裕曰不復能草間求活
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讓天

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
齊賢曰老子卷壇在沅州杜山下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衣皮毛夏日夜葛絺道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又曰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淮南子曰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不擾民士質曰易繫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莊子讓王篇湯伐桀克之以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蘆水曹植詩曰小人自經謝安知曠士懷鷓冠子曰上及太清天寶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謂歟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王質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俠路行亦曰長安有袂斜行亦曰相逢行

相逢行
王質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俠路行亦曰長安有袂斜行亦曰相逢行

古有所思行
王質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一其一曰有所思亦曰佳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備食

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

倒蓬壺
齊賢曰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羅敷歌曰俯仰終阿那賦曰波如連山列子曰歸墟中有五山一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王質曰仙傳許遜隱西山作醉思仙之歌詩云我思古人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上有大上帝太真王父所治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榘子變化萬端蓋無所形或有分形為自身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十丈者異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

心茫茫淚如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

齊賢曰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齊居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有青鳥如鳥大夾侍王母旁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漢桓帝時棄官入山嘗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至一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頂上作鬢手爪似鳥王質曰長鯨見一卷注儀禮婦人掛心不哭陸機詩撫心痛茶

毒郭璞詩臨川哀年鴻撫心獨悲叱山海經青鳥者西王母之使也
人首鳥身衣青衣而飛行曰青鳥陶潛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
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又仙傳麻姑自
與王遠會後即於海州東海衮玉山坐化至今有紀異觀奉其肉身
觀有女
道士焉

父別離

王贊曰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

別來幾春未還家玉牒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

絨使人嗟王贊曰錦字是用竇滔妻蘇氏織錦作回文詩贈夫事見織錦回文詩序至此腸斷彼

心絕雲鬟綠鬢罷梳結愁如回飈亂白雲齊賢曰鮑照詩野風吹秋

風兮東風為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竟不來落花寂

寂委青苔齊賢曰宋玉高唐賦序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日

是以不果來也魏文帝秋胡行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張景陽詩青苔倚空牆

白頭吟王贊曰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事見詩內註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齊賢曰古今正曰鴛鴦

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射雉賦鸞綺翼而經

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既曰汶江一名流江經縣南

榨橋水此水濯錦鮮於他處晉符堅載記民謠曰一雌復一雄雙飛

入紫宮詩云鴛鴦在紫宮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

暮但願君恩顧妾深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

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否曰欲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

否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外戚傳曰陳皇后長公主標女曾祖

陳嬰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尚長公主生女武帝立為太子長主有

力取主女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十餘年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

者數焉上怒策罷居長門宮王贊曰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皇

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

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干解愁之辭而

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廢后傳始以愛弛不

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為生日賜餅耶

帝問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敏云慈是父乃廢常時王慳作翠羽

帳強逼帝未幾卒後宮思慕之帝亦悔王慳之賦與相如事絕類大

白可謂善於引喻矣古樂府長跪問故夫新人後何如新人雖一朝
云好未若故人妹後漢寶玄別夫書曰衣不厭新人不厭故

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

花辭條羞故林齊賢曰樂府解題曰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妻文
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古樂府長歌行曰百川東

到海何時復西歸王贊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妻卓
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曉如山下雲散若雲問月良人有兩意故
與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問明日溝水頭蹀躞溝水上溝水東西流
乃曰不勝悲重傷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
有西歸日夜兩滴空階曉暗離室

兔絲固無情隨風任

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紫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

如草齊賢曰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古詩與君
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毛長詩傳女蘿松蘿也

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齊賢曰古今
問世稱黃帝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隨地而下早曰龍鬚有之乎
曰無也龍鬚一名細雲草州人安傳如今有虎鬚草江淹詩玉臺生網
席號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乎江淹詩玉臺生網
絲宋武帝寡慾寧州嘗獻琥珀枕時將比伐以琥珀療金瘡帝悅命
碎分賜諸將士贊曰晉東宮舊事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席
經席席地理志秦州天水郡州州州陽郡土貢龍鬚席西京雜記趙

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

難重迴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水不收何深思之實友舊
妻與玄書棄妻斥女故白寶生土贊曰莊子云覆杯水於

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
遺后二十五條內有琥珀枕

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臺齊賢曰韓憑
之上

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舍人築青陵臺夫人作詩曰南山有
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
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之宿夕木生墳有鴛鴦栖其上
音聲感人化為蝴蝶臺在開封王贊曰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此詩
其為明皇寵武妃廢王后而作乎其事詳見二卷註唐詩人多引春
秋為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蹟者自見蓋王皇后
乃元宗為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
懷意悲感風好也而不詳小
雅怨誰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土贊曰按此篇出入前篇
語意多同或謂初本云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

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

其為明皇寵武妃廢王后而作乎其事詳見二卷註唐詩人多引春
秋為魯諱之義以漢武比明皇中間比義引事蹟者自見蓋王皇后
乃元宗為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晉東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
懷意悲感風好也而不詳小
雅怨誰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君工

齊賢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揚得意為狗監侍

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天子

既美天子乃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王齊曰司馬相如傳

相如遊獵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後通印棨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

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

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同馬長卿晚乃厚分

與其女財與男等初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

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相如不憶貧賤日

位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

畢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雞二唱清晨白頭

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

誰道士無心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

蘇秦嫂謝秦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趙岐註二又齊大夫死於戎事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王贊曰司

馬相如傳相如客游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邛通卓文君夜

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文君之臨邛賣酒市中卓

王孫恥之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

君乃與歸成都為富人茂陵事見前篇注劉琨詩淚下如流泉五起

者五更而起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琴操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殖

之妹所作也殖戰死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

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為之頽投水死其

妹悲之為作是操梁乃殖字詳見左傳註

頭上玉燕釵是妾

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

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鸚鵡裘在錦屏上

自君一掛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并願持照

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

古來得意不相負抵今惟有青陵臺

齊賢曰趙后妹名合德有紫玉

九雜叙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憊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揚昌貫酒

淮南子注鸚鵡長脰綠色其形似鴈一曰鳳凰之別名也秦女弄玉

吹簫樓上得仙故曰秦樓古詩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異苑曰齊

賓國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懸鏡照之觀影悲鳴一奮而絕士贊

曰曹植詩云頭上金爵釵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府庫珍寶尤

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劍見

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

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

瞻張心動者殺之後詩中
事雜見前篇註更不重述

採蓮曲

齊賢曰秦川唱采蓮歌今競渡船唱齊撓引笛
唱絲虹丁船頭刻為歌頭起齊景公公造采蓮
舟令宮人絲女撐之
錄草木二十四曲內有採蓮曲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入語日照新妝水底

明風飄香袂空中舉

齊賢曰樂書採蓮之舞衣紅繡短袖暈裙
雲鬟髮乘綠船持花
士贊曰越絕書薛燭

對越王曰若耶之溪錮而出銅今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
鏡湖合梁羊侃性豪俊善音律自造採蓮掉歌甚有新致姬妾列侍
古樂府江南詞曰江南可採
蓮曹子建詩曰清風飄我衣

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
映垂楊紫騮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士贊曰詩
云搔首踟
躕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燿翠蓋
空踟躕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

士贊曰樂府游俠曲二十
一中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

風號沙宿瀟湘浦

齊賢曰楚辭湘君曰洞庭波兮木葉下
士贊曰楚辭湘君曰洞庭波兮木葉下
士贊曰楚辭湘君曰洞庭波兮木葉下

至要平陸而管水會之一水合流謂
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

節士悲秋淚如雨白日當
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風生安得倚天劍

跨海斬長鯨

齊賢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送陸
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鬢眉掛若

木長劍疎雲端宋玉風賦曰此大王之雄風又大言賦曰長劍耿介
倚天外吳都賦長鯨吞航脩鯢吐浪士贊曰韓詩外傳壯士悲秋感
陰氣也詩云位俸如兩左思詩皓天舒白日史易水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漢書趙廣漢見事風生晉明帝紀曰斬
鯨鯢而
拜園闕

司馬將軍歌

士贊曰樂府遺聲征戍
五曲內有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

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

章華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云在南郡華容縣漢
龔遂曰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黃池中甘氏星經曰北落門師一星
在羽林軍西南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謝萬曰四座
皆猛將士贊曰晉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意此時必有盜弄
兵於荆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也魏文帝詩丹霞交明月華星出雲
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隋賀若弼曰楊素是猛將謀將倚天

劔見前詩王粲刀銘曰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

陸剽犀兕水截鯨鯢蜀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齊賢曰晉王濬為益州刺史作

大船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

得馳馬往來咸熙五年伐吳以濬為龍驤將軍與巴東將軍唐彬下

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人穀梁曰出日治兵習戰也入日振旅習戰

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士賈

數百艘爾雅釋名熊虎為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身居玉

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

灞上為嬰孩齊賢曰唐藝文志有王帳經大將軍有此河魁在九星為文曲楚辭惜誦曰冠切雲之崔嵬漢文六

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

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迎送已而之細柳先

驅至不得入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請

至不得入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請

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

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大驚帝曰

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

差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

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

差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

九垓

齊賢曰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虞子陽詩羌笛龍頭鳴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晉桓伊善笛撰折楊柳落梅花尤盡巧妙漢高祖紀項莊請以劍舞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士賈曰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內有梅花落注云胡笳曲也阿鞞迴亦曲名也史項羽紀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又項王曰樊噲曰壯士也晉書祖逖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踞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史項羽紀楚兵呼聲動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上暢九垓

畫像麒麟臺

齊賢曰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喜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題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士賈曰禮樂師凡軍大獻則鼓其凱樂師有功則左執律右執鉞以先勸樂獻于社

君道曲

士賈曰大白自註云梁之雅歌有五篇今作一章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可成牆積德為厚地齊賢曰禮記如天之無不覆尚書帝德廣運列子曰黃帝召天老力牧太山稽

漢贊爪牙信布貫道東天下之執如身之使臂小白齊桓公名夷吾
管仲字劉備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士贊曰軒后黃帝也常先
大山猶黃帝之將相事見一卷注詩云予王之爪牙跡云鳥用爪獸
用牙以防衛已身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
羽翼也詩綿箋云築牆者梓聚壤上盛之以纂而投諸版中校者以
木為闌義見漢書注淮南子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
為積刑高誘曰山為物生焉故為積德詩云謂地蓋厚

結褵子

齊賢曰古樂府曰結褵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五君恩重許君

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傭保匿於宋父之乃出其筑與其善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吳世家公子光與王僚爭國光伏甲士於宮室而謂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推匕首刺王僚交於胷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西征賦筑聲厲而高舊祖潛邸以脫贖論衡曰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贖秦王病瘡死郭璞三蒼

解詁曰贖贖蓋贖黃各反士贊曰漢書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大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結客少年場行

齊賢曰鮑明遠有結客少年場行曹邨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中有結客少年場行註云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照文選李善註云池擘後漢書曰奈遵為吏部所侵結客報之也李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遊樂之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之詩全祖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鬃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陽東

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揮吳

鴻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

齊賢曰越有剡女能劍術越王自稱表公曰吾聞子善劍術願一觀之剡女將北見王道逢老翁於竹林橋折墮地剡女即接末表公操本以刺剡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技擊之表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禮記居士錦帶荆軻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士贊曰表叔詩荆魏多壯士死洛陽少年

史荆軻傳魯可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呂氏春秋曰委繫諸侯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轡中原珠袍凡使客皆有之小服制如此吳錫鈞各事見三託交從劇孟買醉

入新豐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王質曰劇孟事見三卷

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齊賢曰史記荆軻曰

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燕丹事不立虛

長干行王質曰樂府遺聲都邑二十四曲中有長干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

卷註可互觀之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齊賢曰設浩傳桓温語人曰少時

願同塵與交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齊賢曰望夫臺

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齊賢曰右樂

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

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

裳

如服瞿塘不可觸灩澦在夔州西南二百步今夔移治去二里許

賞曰圖經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門

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灩澦堆在瞿塘峽蜀江之心水經注曰

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

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

顏老

齊賢曰張景陽詩曰安機無行跡庭草萎以綠青苔依空牆
蜘蛛網四壁土質曰謝莊月賦綠苔生閣淮酌子一葉落而

天下知秋漢武帝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陸機詩
落葉後秋衰鮑照詩別葉早辭風張景陽詩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
園鮑照詩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

遠直至長風沙

齊賢曰兪州記瀾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
是為三巴又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

臨江為永寧郡响忍至魚復為固固郡後再以永寧為巴郡固陵為
巴東徙籠義為巴西太守謂之三巴長風沙隸池州蓋江行地名也

其二

王贊曰宋山谷先生黃魯直云太白集中長干行
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

尚書作也所謂癡如尚書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
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
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
瞋暗吟嚶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
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
之今按吟嚶字出列子註云夢寐中語也吟吾南切嚶
音詣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

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

齊賢曰九域志岳州巴陵郡治巴陵縣洞庭與岷江會于岳陽樓前
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真州所治舊為揚州永貞縣士贊曰

巴陵岳州之治也尋江記云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
陵鮑照詩九月寒陰合悲風斷君賜圖經揚子江在真州揚子縣南
與鎮江
分界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

風波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森森暗無邊行人在

何處

齊賢曰湘潭縣在潭州南九十里士贊曰陶潛詩去來何依
依楚辭愁莫悲芳生別離詩會少別日多象宇記湘潭湘

鄉湘原為三湘在今潭州郭璞江賦察之無象尋之
無邊謝靈運詩搔首訪行人陶淵明詩今復在何處好乘浮雲

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

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齊賢曰漢陸
佳馬樂章曰

籥浮雲曉上駢謝靈運詩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曹植詩朝發鸞
臺夕宿蘭渚公孫乘月賦鷓鴣舞於蘭渚古樂府文彩雙鴛鴦說文
鴛赤雀翠青雀也古詩今為鴛子婦士贊曰虞世南史略北齊盧士
深妻崔義林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釀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
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顏容

極金輿向回中

齊賢曰書周注于樂史記始皇巡隴西北地出
曰回中在北海史匈奴傳使騎兵入燒回中宮王實曰史武帝元封
四年通回中道巡之史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
四十里七啓情放意蕩淫樂未終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虹

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

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曰行黃道人
君勳法於日也楚辭建彩虹以
招指沈休文詩標峯綠虹外劉向思古曰塞虹旗於玉門細柳在長
安西北甘泉在馮翊雲陽縣史記始皇作信宮謂南自信宮道通驪
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梁簡文上之回云前旃拂回中
後車隅桂宮士贊曰萬乘見一卷註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中道者
黃道也日君象故天子所行之道亦曰黃道王沈賦曳招搖之脩旗
若蛇虹之垂天史匈奴傳孝文時匈奴大入上郡雲中殺掠乃置三
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汪邊鋒火
通於甘泉長安又候騎至甘泉注云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
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
泉宮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屯兵處豈問渭
川老寧邀襄野童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

也望釣于磻溪在今鳳翔郡縣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山至
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馮牧馬童子問塗周穆王乘八駿升崑崙之丘
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乃嘆曰子
一人不盈于德而謂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此窮
終身之樂猶百年乃殂世以為登假焉上贊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
幸回中者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賢哉時明皇亦好神
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

王贊曰樂府遺聲怨思
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

齊賢曰曹子建詩曰白馬飾金羈
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
俠兒契丹有黃龍府王贊曰唐書傳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蓋丁
零之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遼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
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又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註曰唐
萬歲通天元年以乙室活部落置信州治范陽境縣一黃龍天

山三丈雲豈是遠行時

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
王贊曰史匈奴傳擊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在伊州西河舊事曰白山即天山祇連恐非也唐兵志唐初
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關內道赤
水大斗白亭巨盧墨離建康寧冠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
十四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
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春蕙忽秋草沙雞鳴西池風摧寒樓

響月入霜閣悲

齊賢曰詩六月莎雞振羽陳壽曰即今紡緯促
織也其鳴聲切類紡緯或謂紡緯青如促織而
大則促織紡緯不同也謝惠連詩響月結中
閨士贊曰選古詩傷彼蘭蕙花將隨秋草萎憶與君別年種桃

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

空自知齊賢曰詩螭首蛾眉詩終然求藏上寶曰晉書桓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大白亦此意也潘岳笙賦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死其死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益為謝朓詩故心人

白紵辭士贊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紵歌有白紵舞並驚故與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

白紵辭

士贊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紵歌有白紵舞並驚故與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

在吳歌為白紵在雅歌為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古辭云白紵白質如輕雲色似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中拂塵右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為白紵在晉為子夜故梁武本白紵而為子夜四時歌後之為此歌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則四曲今取

白紵於白紵取四時歌於子夜其實一也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

長袖拂面為君起齊賢曰曹子建詩誰為發皓齒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曰天下

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子晉俳歌曰皎皎白紵節節為雙唐禮樂志曰白紵吳舞淮南子

日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西京賦奮長袖之飄颻蜀都賦紆長袖而屢舞士贊曰陸機詩洪崖揚清歌呂氏春秋韓子曰長袖善舞古白紵辭皆此句法恐是一體

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

玉顏滿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齊賢曰陸士衡樂府玉顏俾瓊髮方言曰

吳有館娃宮謝元暉詩再遠館娃宮士贊曰顏延年集胡風南矣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楚辭滿堂

芳美人所籍詩娛樂未終極白曰忽嗟院郡縣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二十四里吳王之別苑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舞廊西施洞太

白此詞全篇句意間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今錄鮑辭于后可參看之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弦急管為君

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馬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齊賢曰鮑照白紵曲

士贊曰鮑照白紵辭絃悲管清月將入東漢崔駰傳回眸百萬一笑千金

垂羅舞毅揚哀音郢中

白雪且莫吟齊賢曰七啓曰被輕毅之纖羅士贊曰鮑照詩月

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子夜吳歌動君心動君心豈君賞

陽春白雪事見二卷註

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飛去青雲上

齊賢曰百志子夜造此歌莊子南溟有夭池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王贊曰子夜吳歌見題注樂記樂者心之動也史范睢傳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其三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雲

飛傾城獨立世所稀齊賢曰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日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長安有狹邪曰麗

服鮮芳春短歌曰願以春暉王贊曰鮑照白紵舞歌辭吳刀楚製為佩褱列子試皆揚眉而望之傾城獨立見前註

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玉釵掛纓君莫違齊賢曰

發傲楚之結風上林賦傲楚結風七命曰傲楚迴流風結飛燕外傳趙后手抽紫玉九鸞鈔為趙昭儀簪髻王贊曰楚詞宮庭震驚發傲楚王逸註曰傲楚清聲也成公綏嘯賦收傲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益鮑照白紵辭車高馬煩客忘歸陸機詩置酒高堂悲歌臨觴按此三篇句意字面皆與明遠者相出入豈此曲體製當如是邪抑擬之而作也會有知言者矣

鳴鴈行

任贊曰樂府遺聲鳥獸胡馬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齊賢曰後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淮南子

蘆枝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齊賢曰淮南

而翔以避矰繳蜀都賦候鴈銜蘆劉楨林註曰銜蘆以禦矰繳令不得截其翼王贊曰說文山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鴈過鴈多折而食之鴈欲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中鴈見蘆懼之不敢捉古詩銜蘆過代山嶺直望鴛鴦洲

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君更彈射何為乎齊賢曰

周禮矰矢也鄭康成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之若反西都賦矰繳相纏應德璉曰胡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哉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衛陽樓往春翔北土今夕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頽戰國策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桂陽郡有白鶴峯于城樓上或彈之鶴以爪攫板成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公君彈何為王贊曰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於無下有鴈雙飛東方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音而下崔豹古今事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

曰獨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鴈門鄉王贊曰謝靈運詩傲傲雲中鴈舉翻自委羽淮南子曰北方曰積冰曰委羽高誘曰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一一街漢書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曰關江淹詩乃至鴈門關一一街

虞人所獲常街長盧可數十以防備繳音曾繳音酌周禮毋得春
夏探卵彈射飛鳥按此詩其大白曹難避禍而作觀其辭亦可哀矣

妾薄命

王粲曰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
惟日月曹植有妾薄命篇其事出於漢書許后
傳曰奈何妾薄命端端竟寧前今太白則為漢
武廢后陳皇后而作末章詩句則有所感傷也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

齊賢曰王說註天問曰東方暉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
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士贊曰阿嬌陳皇
后小名事見前註後漢趙壹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莠

寵極愛還歇妬深

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

王贊曰漢陳皇后傳后
擅寵嬌貴聞衛子夫得
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奉虛令以望誠方期城南
之雜宮脩薄具以自設方君曾不肯乎幸臨雷隱隱而響起方聲象
車音

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

西流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士贊曰陳
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王粲詩曰一別如雨濟曰如雨之
降不還雲中也鮑照詩寫水置平地各自東
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

昔日芙蓉花今成
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齊賢曰王說註楚辭美
蓉蓮華也說苑曰安陵

纏籠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
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王贊曰陶潛詩曰昔為三春葉今作
秋蓮房意出於此特易其字耳漢書李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幸
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毛詩他人是也
詩豈無一時好不以當如何太自之詩其旨出於國風往往
遠欲言時事則借古喻今此詩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
士后也二后事亦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究其原
衛子夫武惠妃爭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相如作長門賦于
廢王諱作翠羽帳賦冀以諷帝而夫婦之天卒莫能回太白此詩其
作於翠羽帳賦之後乎不然何以有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
與妾意各自東西流之語哉
辭意悽斷讀之令人感歎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齊賢曰尚書流共工于幽州九域
志幽州九域志幽州大都督范陽

笑拂兩隻箭萬人不可

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雙掉鞭行遊獵向樓

蘭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為鄯善治杆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為甲騎謝元暉詩雲端發山見漢書
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

難天驕五單于狼矣好亮殘

齊賢曰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

單于使八告右賢貴人令殺右賢王都隆奇因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為署者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耆信謀殺右賢王父子父子於是呼揭王恐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賢王間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王贊曰古詩遊子不顧返史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更死者難也天驕見二卷注漢宣帝紀三年詔匈奴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取彼凶殘歐陽堅石

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

齊賢曰漢書匈奴傳匈奴

抵蜀都賦曰割芳鮮酌清醑子虛賦割鮮染輪王贊曰漢匈奴傳匈奴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史匈奴傳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割鮮見一卷注

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顏玉盤

齊賢曰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

曰漢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群臣皆笑是空盤王贊曰燕支山是契丹之境按唐書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註云威州本遼州武德二年以內稽部落置初治燕支城史記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丹川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祈連燕支二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祈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翻飛射

鳥獸花月醉雕鞍

齊賢曰詩

翻飛射鳥旄頭四光芒至戰若蜂攢

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

齊賢曰尚書

固曰張掖吾延澤乃古流沙魏大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善一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善善西至且末七百

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齊賢曰甘氏星經曰狼一星芒角動憂兵起色青黑赤兵起楚詞舉

些傳設君至淨間安些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四



